

女性生存和成功的最佳启示

Women's Narration of Their Lives

女性 生存笔述

荒
林 / 主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Women's Narration of Their Life

女性

荒林 / 主编

生存笔述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秦继华
助理责编:武 静
复 审:蒙莉莉
终 审:刘秀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生存笔述/荒林主编.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 7

ISBN 7-203-04578-1

I.女... II.荒... III.女性—知识分子—心理
状态—中国 IV.B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7855 号

女性生存笔述

荒林 主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铁三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1.25 字数:249千字

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

ISBN 7-203-04578-1

G·1854 定价:16.00元



● 内容简介

本书由 23 位当代职业女性的自述构成，每一篇自述都是一个精彩动人的生命故事，或古老或新潮，讲述当代女性爱情的悲欢离合和事业的成功失败，涌动着当代职业女性的心灵激情，畅流着优秀女人们深刻的人生智慧和博爱情怀，凸现当代职业女性阶层的精神山脉。

抗拒失语是她们共同的姿态，她们讲述着世俗眼光之下另一种女性人生，反思着百年女性解放的道路，审视着每一个体女性自我解放的心路历程，字字句句启人心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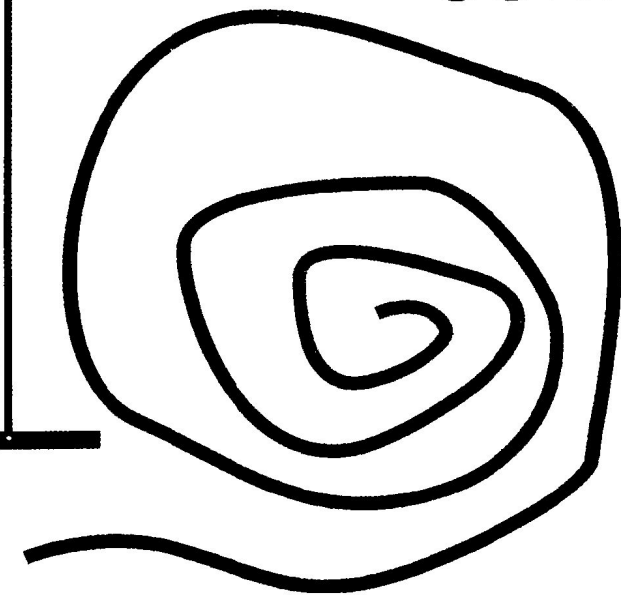
优美动人、深长开阔的女性话语，不是小说胜似小说，本书以女性金色人生之美照亮您的阅读和生活。

策 划 周 红
责任编辑 秦继华
助理责编 武 静
装帧设计 武 旭
责任校对 马秀萍

← 目录

CONTENTS

NARR
ATION



1	抗拒失语(代序)
5	一个家庭三代女人的百年人生
61	沉痛与见证
80	漫漫人生路
89	一个阳光在玻璃窗上移动的下午
101	以爱情的名义
118	感悟往事
126	爱的呓语
135	女人的自由?
144	我怎么啦……
168	平淡的日子
174	一路清凉
198	一棵开花的树
212	我为什么写作

刘思谦
刘思谦
胡传永
肖凌
雪女
丹姬
戚国华
冰棱
刘金冬
徐虹
降红燕
易乡
陈朝昀
杨如雪



216	落地的爱情
222	流金岁月
236	我的家园·燕园
259	在女性这棵树上自言自语
273	喜新厌旧的资本
280	只有黑夜才能喂养灵魂
297	研究生宿舍里的女博士
304	匪夷所思
324	一个客家女人的故事
338	西部女人的故事
351	后 记

张 建 伟
 苏 七 七
 任 一 鸣
 韩 小 蕙
 楚 爱 华
 林 珂
 张 岩 冰
 荒 林
 刘 锦 云
 曲 音
 张 吕
 荒 林

ATION NARR

抗拒失语（代序） / 刘思谦

我听到生命断灭的脚步声和失语的脚步
声就在我的身前身后追踪，听到了语言的暴力
如同西绪弗斯山上的滚石碾过我的灵魂。



1998年5月14日清晨,我突然不会说话了。

先是开不开卧室通客厅的门,急得我团团转。忽然想起对门邻居家放着我一把钥匙,我可以求人帮忙把门打开。我站在阳台上观望,看见一楼的李老师晨练回来了,便张开嘴巴喊他,想把这件目前对我来说最紧急的事情告诉他。我一张开嘴才发现我不会说话了。我的嘴张开了,发出的却是另外一种谁也听不懂的声音。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空气中振动,却就是说不出我要说的话。李老师听到这种声音一抬头看见了我。他问我怎么了?我还想把那句话告诉他却还是说不出来。这时候我才完完全全意识到我不会说话了,我吓坏了。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便是不停地说,用这一遍又一遍的不是说的说来抗拒我的不会说。楼下的人越聚越多,许多熟悉的面孔仰着脸望着我。我听到大家在问我你的钥匙呢你的钥匙呢?我还想告诉他们那句话,可我还是说不出。我就这样无奈而焦急地站在阳台上,听着我的声音远离我的身体远离我的大脑,我无能为力。我已经控制不住我自己喉管发出的声音了。现在一想起自己孤身一人站在阳台上的无奈和尴尬就心里难受。那是一种无言的悲壮的宣告,也是一种无言的悲壮的质疑,宣告和质疑我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不会说话了昵?

幸亏邻居们帮忙总算把门打开了,大家七手八脚替我打电话叫急救车急急忙忙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指着 he 手里的病历袋“开封淮河医院”这几个字叫我念,我心里清清楚楚知道可就是说不出来。医生又问我10减1是多少?我知道是9可我就是说不出这个“9”字……



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这种病叫“命名性失语”，是专管命名（名词）的那根极精细的脑神经受到了伤害。听到这个病的名字我感到一阵战栗，知道这是一个神秘的隐喻，是需要我用有生之年去抗拒的宿命。我知道这是知性神明对我的一种提醒，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鼓励我要鼓起勇气去抗拒失语。我这辈子实在是太喜欢命名了，我无法忍受那黑乎乎的莫名的无语的日子，也无法忍受他人对我的强制性命名。我不愿意逆来顺受，不愿意让“他者”说我什么我就心甘情愿地领受。青年时代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在一个明知是要批判“个人主义”的大辩论中，我不顾好心的同学的劝阻，几乎是跳上了大礼堂的讲台，向1000多名老师和同学们宣告了我对“个人主义”的命名。我说个人主义是“小马达”，集体主义是“大马达”。“大马达”固然是十分高尚的，但“小马达”也自有其生存发展的权利。我用“积极有为的个人主义”为我的“小马达”命名和辩护，并以此辨析对个人主义的误读（把它等同于极端利己主义）和反驳对我的批判。我的不识时务的命名为我带来了一个团内严重警告的处分（1962年甄别平反时又取消了这个处分）和一个“小马达”的绰号。这是我青春浪漫期一次最快乐和最难忘的命名。1989年秋天我由当代文学研究转向了女性文学研究，我的女性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说也是要为女人争得一份命名的权利，要学会自己回答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和我是什么这些难题。从此，我领悟了命运之神的指引，我的有生之年有了一种新的意义，那便是抗拒失语。

抗拒失语就是敢于倾听和应答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就是让自己的感觉、经验、思想进入语言，就是宁可不说宁可沉默也不说那些虚假的不知所云的“他者”语言，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被膨胀的权力话语、商业广告话语所蛊惑和劫持，就是用语言之光明照自己内心的蒙昧和黑暗，就是从罩在我们头顶的那张失语的大网中



突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好好锻炼身体,好好活着,否则前面那些个“就是”便是空谈便是泡影,便会成为我临终前永远的遗憾。因此,我把1998年5月14日清晨这个生命的瞬间,看做是上帝向我敲起了“注意保重身体”的警钟。

每天经受肉体和词汇的双重死亡

灵魂如何避过这些滚石

节节翘望

(舒婷:《最后的挽歌》)

舒婷说出了觉醒后的女性那双重的焦虑:生命的焦虑和语言的焦虑。我听到生命断灭的脚步声和失语的脚步声就在我的身前身后追踪,听到了语言的暴力如同西绪弗斯山上的滚石碾过我的灵魂。可是我不愿意就此停下自己的脚步。我要以自己的虔诚和热情,翘望语言那神奇的命名的力量救赎我那无名的灵魂,翘望语言之思把我引渡到诗意的居所,引渡到语言那“存在的家园”。

一个家庭三代女人的 百年人生

/刘思谦

母亲正在天上静静地看着我，正在静静地倾听着女儿对于母亲、对于一个与世纪同龄的女人一家三代百年人生的回忆与思考。

NARRATION



一个家庭三代女人的百年人生

YIGEJIATINGSANDAINURENDEBAINIANRENSHENG

阴历八月十八日是母亲的生日，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却似乎从未为母亲庆贺过生日。小时候不用说，长大成人之后也总是忘记。到了自己也做了母亲有了孩子之后，三个孩子的生日我记得牢牢的，提前好几天就开始想怎么给孩子过生日，可是却从来也没有把母亲的生日放在心上。然而母亲记住我们姐妹四人的生日就像我们记住自己孩子的生日一样，从来也没有忘记过。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家庭生活最困难的那几年，也要想方设法煮几个鸡蛋给我们吃：过生日的两个，不过生日的一个。所以在我们姐妹的印象中，过生日就是吃母亲给我们煮的鸡蛋。童年的欢乐、母爱的温馨，就这样水乳交融地和母亲煮的生日鸡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母亲离开我们整整 12 年了。12 年来我有时候一年一次有时候两年一次，在母亲的忌日阳历八月九日把她的骨灰盒拿出来擦拭一下落在上面的灰尘，摆几碟母亲生前爱吃的食品，献一束金黄色的菊花，再将几杯白酒祭洒在母亲灵前，然后便凝视着母亲的遗像发一会儿呆。12 年来女儿对母亲、对母亲与父亲的婚姻、对母亲一生 88 年的岁月有过许多的思念和许多的困惑，可是却犹如一团乱麻堵在心口理不出头绪。母亲这一生所经历过的一切，母亲的欢乐和痛苦，是女儿所难以理解更难以言说的。今年是母亲的百年诞辰，她的 100 岁生日很快就要到了。母亲，请你原谅我这不孝的女儿直到如今才真正记起了你的生日，原谅女儿如今只能天地两隔抬头仰望母亲的英魂，向着母亲的在天之灵，祭献出女儿的忏悔、女儿的理解和女儿的思虑。

我相信，母亲正在天上静静地看着我，正在静静地倾听着女儿



对于母亲、对于一个与世纪同龄的女人一家三代百年人生的回忆与思考。

上篇：前 50 年

母亲本是勤奋而仔细的人。留在我记忆中的母亲的身影，除了在厨房为我们张罗一日三餐，便是伏案读书读报，还常常在一个颜色发黄、纸质粗劣的本子上写些什么。可是母亲去世后我们整理她的遗物，竟没有找到一份足以表达她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完整的记叙和总结的文字，也没有找到她的自传。据四妹回忆，她见到过一个自传，写在一个黑色的笔记本上，可如今却遍寻不见。在母亲留下的文字材料中，绝大多数都是她给我们姐妹四人写的信的底稿，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文化大革命”中交待某一段历史的文字或给外调单位写的证明材料，写在一张一张的小纸片上，被母亲叠成一个一个小方块，装在一个手工制作的花花绿绿的针线包里，还有几封她认为重要的来往信件。笔记本倒是有好几本，可都是些听报告的记录、发言提纲、演讲稿，以及妇联工作总结，还有下乡宣传某项政策的提要，有的前面还根据不同内容选录一段毛主席语录，甚至还有一份改善某某村住房状况的计划。我真后悔这辈子竟没能和母亲作为女人作为朋友推心置腹地谈过一次话，从小到大，都是母亲主动向我们说，可我们总是心不在焉，总是嫌她啰嗦，嫌她一件事翻来覆去说好几遍，如今悔之已晚。幸亏在她的遗物中，有一份 30 来页的蜡版刻印稿，标题是《平凡又不平凡的历程——周筱沛同志生活纪实》，我想起这是河南省妇联老海同志 20 世纪 80 年代初根据母亲的回忆整理出来的，那一阵常见老海来找母亲访谈，一次谈一点，大约谈了十几次。现在认真展读感到无比亲切，母亲曾经



多次讲给我们听的她一生的经历,在我的记忆中复活了。现在我就把这些文字资料与我的记忆相互鉴析、印证,钩沉和整理,写出与20世纪同龄、与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母亲88年的人生故事,旁及母亲的母亲我们的外婆和我们姐妹们与母亲血肉相连的百年人生。

先母周勤学,字筱沛,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在修武县周庄。外祖父周沛三是晚清秀才,思想上拥护维新变法,是当地知名的开明士绅,1914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同年到北京民国政府内务部供职。受当时新思潮影响,外公对三个女儿的教育并不守旧,而是让她们尽可能地受到当时所可能受到的旧学与新学并重的最好的教育。母亲先入私塾读四书五经,接着便上了村里由曾外祖父、外祖父开办的半新半旧的小学堂。1915年母亲随外公赴北京就学,入丞相胡同小学,次年因曾祖母病重又随父返乡,转入开封女师附小,毕业后于1919年考入开封女师。母亲的“1919”波澜壮阔,女儿我每当面对“1919”这个重要的数字时,不再是空空洞洞的“五四运动”、“民主科学”这几个方块字。它是母亲的有血有肉的“1919”,它浸透着母亲的青春热血母亲的勇气向我走来,我从中触摸到了母亲的呼吸和体温。

18岁的母亲热情似火敢说敢为,18岁的母亲在“1919”这个重要的历史年份里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可歌可泣的五四一代知识女性的人生故事:

天下兴亡与继父命结砣

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出身书香门第与周家的公子我的外公门当户对,婚后侍奉公婆洒扫庭除夫妻恩爱无半点差错,却偏偏7年内连生5女(有两人自幼夭亡),没生一个男孩子。1914年暑假,外



公从上海公学学成荣归故里，在即将赴京赶往内务部任职前夕，由周家宗族各门族长们开祠堂议事，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名，用400块银洋从外地买了一个15岁的女孩子做妾，由外公带往北京早生贵子（不久真的生了个儿子，即我们惟一的亲舅舅周育轮），留下外婆在周庄老家独守空房每日以泪洗面。母亲告诉我说，她在这一年突然就长大了，她和外婆一起哭。母亲每天第一个把私塾先生让背的书背出来，拔脚便往外婆的屋子跑，她怕外婆上吊。母亲还说你外婆知道我孝顺她，可还是动不动就打我，让我跪在房角不准我吃饭，有一次打得我半个月走不了路。我开始不明白你外婆为什么对我那么狠，后来才知道她是心里苦拿我撒气。后来我有了你们，我决定绝不打孩子，绝不把自己的苦转移到孩子身上，让孩子陪我受苦。1919那一年，母亲由开封女师附小毕业考入开封女师。开封女师是河南省女子学校的最高学府，是关于妇女解放的新文化新思潮在河南的传播中心。母亲对我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鉴湖女侠秋瑾女士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她都是在这里读到的。北京学生五四运动热潮波及开封，女师的学生们也打着小旗上街游行，上面写着“天下兴亡匹妇有责”八个大字。母亲说到这里带微笑眼睛放光，很为她和她的伙伴们创造性地改写了男性话语“匹夫有责”而兴奋不已。然而，气壮山河的豪迈的“天下兴亡匹妇有责”，面对女人世世代代婚姻不能自主的命运却无能为力。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她为“天下兴亡”而热情呐喊的话音未落，一道回乡完婚的父命便把她召回周庄老家，18岁的母亲坐上了修武县王丰村韩家的花轿，一夜之间成了没见过面的韩家大公子的媳妇。关于母亲这次婚姻的缘起，曾在我的女性文学研究专著《“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的“后记”中作过简略记叙，母亲在我们姐妹长大成人后多次讲过这件事。那是极富戏



剧性的“包办婚姻”，“包办”简易快捷至极，只在周韩两家“世交”的一次酒过三巡的宴席上，只在周韩两位男性家长酒后的一句话上，就决定了当时尚在外婆腹中的母亲的婚姻大事。时间我想应该是在1900年冬天的某个晚上。记得母亲是这样说的：当时恰巧周韩两家的媳妇都怀孕了，两位家长心情亢奋，一边喝酒一边商定，两家所生如为同性，则结拜为兄弟或姐妹；如为异性则永结秦晋之好。酒后无戏言，这便是我们后辈儿女只听过没见过的“指腹为婚”。结果周家媳妇生了女儿韩家媳妇生了儿子，我的母亲就这样还没有出生就许配给韩家大公子了，母亲就这样遵父命坐上了韩家的花轿。周韩两家家长也许是要一试再试手中握有的“父权”之威严，母亲的两个妹妹即我的二姨三姨，也就这样继母亲之后成为父权制的赌注，接二连三地许配给了韩家的“贵子”。二姨周静学在母亲嫁过去之后三年与韩家二公子完婚，三姨周英学比母亲小10岁（1911年生），小学毕业后随我外公到北京求学，有幸与韩家三公子解除了婚约，逃脱了包办婚姻。后来三姨在上海、北京参加“左翼”话剧运动，与三姨父陶也先自由恋爱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即我的表兄弟陶宝中、陶文中，使得外婆扬眉吐气，三姨还把外婆接到北平家中住了好几年，这是后话。

剪发和接发

母亲结婚后，一条粗黑的大辫子梳成了一个足有半斤重的发髻盘在脑后。婚后的母亲带着盘起来的发髻这个少妇的标志又回到开封女师上学读书。有一天，她读到了《新青年》上一篇宣传妇女剪发的文章，觉得道理讲得很对，便与同宿舍的两名同学罗某、高某商量。母亲问她们：“剪发好不好？”“好。”“剪发对不对？”“对。”母亲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剪呢？孙中山先生说知易行难，知行应该